

# 一脉茶香

张建湘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茶一直都占据在百草之首，高居众芳之上，既是古之天子所爱，古今平常百姓也离不开它。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最重要的七件事，茶就位居其中。说起茶文化，有如浩渺长河，洋洋荡荡，源自高古，流向皇天后土，流向朱门贵胄巨第，流向竹篱茅舍人家，文人雅士，贩夫走卒，茶盏面前，一律平等：免毫盏内新茶罢，留得余香满齿牙。而对于爱茶人来说，真可谓一芽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论说起哪一品，源头都站着那尊光芒四射的百草神农。

每年清明节之前，我都要去山林里寻找无主的野生茶，比如回龙山的林子里，就是我每年清明前后采摘野生茶的地方。那些野生茶，是以前集体经济时代栽下的茶树，后来无人管理，仅作为绿化的使命存在于山林中，就成为了野生茶树。然而，茶就是茶，它们不管人类的的行为，只遵从自然的号令，时节一到，夹杂于高大乔木或灌木中的茶树们，一场新雨之后，尤带露珠的新茶会在一夜之间冒出嫩芽。这时候的茶，是为 明前茶 ，自然极为珍贵，加上又是 野生 的，没有人为地施加工业肥料与杀虫剂，是为纯粹自然之物。每到采 明前茶 的时候，我就提着布袋去那片林子里悠转。季节与时令是奥妙神奇的，造物主的计算分毫无误。名为 明前茶 ，它肯定会在清明节之前就位，娇嫩贵气的一芽两叶，带着露水，沐着晨曦，清香飘渺，占尽了春光。这些野生茶因无人过度管理，茶叶的质地更纯粹，香气更隽永。

鲜叶采回家，得立即制作，否则叶子会沃坏，色香味都会打折。自己采回的虽量少、却极珍贵的野生茶叶，自己制作起来也是 土法上马，先将天天炒菜的铁锅多洗刷几遍，嗅一嗅，大概没有油味就行了。先杀青，用高温去掉鲜叶中的氧化酶和水份，再弄个三炒三揉就可以了。如果想要讲究一点，那就五炒五揉，自采、自制、自喝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将制成的新茶，小心地装在一个只形象古雅的瓷罐里，就有了将季节、时令与植物的芳香一起收藏进来了的好心情。

今年第一次上山采摘野生茶的时间，正赶上清明节这一天。天气晴好，云淡风轻，满山紫杜鹃开得正旺盛，鸟鸣声在山谷溪涧间回响，让人尘俗顿忘。顺着一条溪流往山林高处走，两侧山坡坡度陡峭，野生茶树就夹杂在茂密的杂木林中。这里的野生茶树也是集体经济时代的 遗留物，时过境迁，一年一年的，这些茶树在山林中春秋荣谢，等着一双有缘的手，将它们那娇贵的一芽两叶采摘，完成它们作为茶的生命形式。这次我找对了地方，越过溪谷，爬上小路旁的陡坡，居然出现了几十株野茶树。因无人修剪，茶树都长得比较高，枝枝蔓蔓，斜逸旁生，蓬蓬勃勃，生机盎然。每根枝条都长出了娇嫩的新芽叶，润泽流光，馨香隐约，将它们采摘下来时，心里自然生出一种对季节、对植物、对阳光雨露、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人生天地间，大至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小至一草一木，都与我们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缠，我们与这一切都是共生共荣的，对这一切的敬重，能使我们自己的存在变得尊贵而自在。所以，对从大自然中获得的，我们必须心存感恩。唯有如此，你才能真正懂得眼前这一芽两叶存在的意义。

我们的民族历来是个对茶格外喜爱的民族，在旧时，还依赖茶通过那条丝绸之路换来其它外来的珍贵物品。红茶、绿茶、黑茶、白茶、黄茶，色彩斑斓；大红袍、碧螺春、龙井、银针、毛尖、铁观音、金骏眉等等等等，或为名门望族，或为小家碧玉，争奇斗艳，各树一帜，不分高下，异彩纷呈。我忽然想起了一个茶品的名称：杨古老！那是一种童年时跟着母亲上山采摘的野生茶。其实，那并不是真正的茶，只是一种我至今不知道名字的灌木的嫩叶。那种灌木的叶片边沿着尖锐的小刺，得在新芽叶边沿的小刺没有长硬之前，将其采摘。老了的叶片小刺锐利如针，既无法采摘，更不能作茶了。每到春时节，我都会跟着母亲上山采摘 杨古老 ，往往暮色渐浓时，我们才能背着一篓 杨古老 回家。制作杨古老要用烟熏，所以，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制茶时，弯着腰，头上戴着块陈旧的蓝印花布头巾，翻动茶叶的双手，不时去擦拭双眼。母亲的眼睛里泪光盈盈，我猜测就是烟熏的。所以，我国固执地认为：名为 杨古老 茶源头的始祖形象，不是那尊头戴百花冠、身着百草袍、手握谷物的神农，而是头戴旧印花头巾、不时撩起破旧旧衣襟擦眼睛的母亲的形象。而那一缕带着烟熏味的茶香，却在我的一生中缭绕氤氲。

# 苏小韵中韵，王媵香外香

## 浅谈李三清散文集《漫步紫竹林》

李炳华

向上的思想缓缓流淌如春水涤心，可谓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一书函四章，半卷囊八方：乡愁似酒不饮已醉，青春如虹欲说还休；天涯若邻无远近，烟火有春秋亦春。

一言以蔽之：此其为佳品，确乎值得品尝。作为前辈，看到这些青年作家的成长，内心是一种如释重负般的愉悦与欣慰，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这种良性的新陈代谢是文学自身自然拥有的属性与特征，更是文学家必须具备的责任与情怀，但是，在精读细品之后，我觉得还需要给予一份客观的及时的鞭策，于是，在本文的鼓励与赞许之后，我希望给这位才女也留下一些财富性的谏言与鞭策，如下。

不止针对三清，愿所有的青年作家们，首先都必须明白一个并不深奥的道理，那就是要时刻保持清醒地懂得：文学绝不是也永远不是一种脂粉涂给别人看的文字化妆品，文学的社会属性永远要大于它的个人属性，把文学的个人属性放到第一位的人，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方家大家，其作品也永远不会拥有延续百年千年的文学生命力。

其次文学家需要时时有勇气把自己的灵魂拿出来搓洗，洗去世俗世界中不小心沾染的那些肮脏的

尘垢，如果没有这个勇气，我们的作品就很难去感动读者，因为它必然会缺乏广泛与持久传播的艺术感染力。

再次，要明白文学的责任与担当。它肩负着传播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说，如果能够跳出小资小调的情致，放眼百姓生活，讴歌社会变革，挖掘历史矿藏，颂扬家国情怀题材宽了，内涵广了，思想深了，何愁作品的生命力不强？何愁艺术感染力不大？何愁未来的文学成就不高？

最后，常怀感恩心，勿忘土地情，虚心提质积淀，须知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在文学创作层面上的境界就是 艺无止境，不断更新自己，自己的艺术青春才能永远清新如少年。

冀望李三清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勿忘初心，砥砺前行，同时扩大自己作品的社会属性，在思想性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篇幅所限，浅析粗笔，只为抛砖引玉，并祝三清及诸位文坛前辈与新人们事业顺畅，创作丰收！

# 四月

张新文

四月，生命孕育和张扬的季节  
那些逼人的绿开始在旷野奔跑  
那些醉人的香开始在鼻翼间流淌  
那些撩人的蛙鼓声开始在雨夜 一浪高过一浪  
桃花落下的时候  
身着小白裙的梨花才开始在一根根骨头上翩翩起舞  
最美，莫过四月天  
该来的总会到来  
包括我的心，邂逅一阙小令中，抑或乡田间野里  
匆匆赶路的花朵们  
陶醉，总是沦陷在四月的杯盏中

# 母亲三季

朱才

春天  
绿叶 泥土 苞谷花的清香  
从地里渗出来  
陶醉了播种希望的母亲  
白云，羊群，蝴蝶  
围绕母亲  
绘成一幅和谐的风景画

夏天  
恼人的杂草  
疯狂生长  
母亲挥动锄头  
像战士舞动战刀  
杀得敌人弃甲潜逃  
远山，近溪，村落  
构成一首优美的田园诗

秋天  
水稻，麦浪  
象一片金色的海  
母亲是一条鱼  
穿梭海中  
所到之处  
海浪排排倒下  
母亲，用镰刀  
谱写一曲丰收的赞歌



春梅 汤青报

# 江山如画

蒋献辉

—

朋友送我一盒茶，颜色灰白，形同豆丝糖。先头误以为是金银花之类的制作物，取一小撮泡在温水里，看叶片渐渐舒展，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头泡出来入口微苦，加水两三巡，方慢慢显出它的甘甜可口。

这茶出自茅岩河两岸。去秋以后，我第一次走茅岩河。一行人自温塘起身，乘着皮划子顺水往下，整个行程一个来小时，到有名的茅岩河瀑布才打住回头。瀑布临空而下数十丈，形同一挂悬垂的巨大玉树，在河滩乱石间落地，到后如翠玉般汇入绿色澧水。

澧自苦竹河入境，重滩叠嶂，其著者八十有奇，浪头河大多奇险。清光绪《永定县乡土志》这么描述茅岩河的风光奇险。顺着时光逆流而上，小时候河里发了大水，可以看到自永顺、龙山、桑植等地来的木排联翩而下，据说要闯过九十九道滩，历经若干惊险。船夫和女人皆不声不响坐在排屋边抽烟吃饭、咳嗽洗漱，身边哗哗流水和漩涡相伴，我真为他们那份生活的淡定所折服。

我们坐皮划子自温塘起身，体验一路浪高滩急和惊险刺激。大家顾不得危险，不期然就起打水仗的兴致，水还有些温暖，遍身湿透也不觉得冷。想起孩童时的戏水游戏，大家皆光身，谁晒得黧黑，眼前也起了雾，然而谁也不放过，相互浇水激战直到谁个服软，潜入入水下告饶为止。此一时彼一时，那份单纯心境便也不再了。

—

茅岩河几百里水路，还可自渔潭电站逆水而上，呈现的是另一派平和的高峡平湖风光。乘坐双层大游船，水深及数十米，波澜不惊。一路泛泛上行，看覃屋洞，看覃屋壁画，看覃屋的晾衣篙，看覃屋的钓鱼台，听覃屋的若干典故。过青安坪辖区，据同船老人讲，往年这里山穷水恶，男人皆外出谋生活，女人须往返下到河底背水，养女莫嫁青安坪，巴婆背到压死人，背后艰辛可想而知。

沿河两岸，除开高山峻岭，不时也现出一些低矮起伏的苦寒山地，生长着低矮的茅岩茶树。当然，说它为树并不准确，不过一种野生藤本植物，如同葡萄的枝蔓一般。当地人借地取名，就叫茅岩莓茶，为有名的 张家界三宝一绝 之一。千百年来，当地土民相沿成袭，祖祖辈辈以此为饮为茶，据说能令人延年益寿。

覃屋王的若干传奇故事，我一直来却一知半解。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方知道他七百年前出生于慈利溪口，若干年来澧水长流，大家不过同饮这一江水而已。

军下马诗人 美誉，与洪家关戴桂香喜接连理。婚后仅一个月，贺锦斋便追随堂兄贺龙 闹革命。南昌起义失败后，回来与戴桂香短暂恩爱三个月，小两口一起下河洗衣、游泳，耳鬓厮磨，这也是戴桂香漫漫人生中最快乐的短暂时光。战火无情，贺锦斋临行前夜，在油灯下提笔把《马桑树儿搭灯台》改为：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我三五两年不得回，你自个移花别处栽……

谁知就此成永别。这个典故里面，藏着两个曾经知名的张家界人物，猪 指慈利有名土匪朱际凯（小名朱疤子），与贺龙交手从来都处下风。骡 谐称国民党部罗效之，1928年，贺锦斋率部与罗效之展开激战，不幸失败，中弹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当一副白棺木载着烈士的遗体送到家时，戴桂香正在溪畔洗衣服，顿时眼前一黑……

马桑树在坟头落地生根随风生长。戴桂香每天都会去丈夫的坟前枯坐一会，常忆和丈夫的对歌：  
马桑树儿搭灯台（哟哟），  
写封的书信与（也）姐带（哟），  
郎去当兵姐（也）在家（呀），  
我三五两年不得来（哟），  
你自个移花别（也）处栽（哟）。

马桑树儿搭灯台（哟哟），  
写封的书信与（也）郎带（哟），  
你一年不我来一（呀）年等（啦），  
你两年不我来两年挨（哟），  
钥匙的不到锁（也）不开（哟）。

……  
戴桂香孤独终老。1995年，这个凄婉的爱情故事以归葬台的形式画上句号。  
作家谢德才写他家桑植的无数美文，如同一串串珍珠使人羡慕。他动情地说，桑植是个好地方，到桑植这块热土多走走，能给人无限启迪与灵感。

# 沁园春 决胜之时

李明青

梦幻武陵  
神美桑植  
贺帅故乡  
望澧江集秀  
层峦叠翠  
赤霞醉舞  
烟雨迷茫  
阡陌沟田  
山花烂漫  
万户千家焕靓妆  
春风里  
正攻坚拔寨  
斗志昂扬  
谁言困苦苍凉  
看可爱扶人遍大湘  
集省市区县  
共施良策  
军民政企  
齐聚同商  
迺通村庄  
战贫斗困  
利及千秋谱华章  
更凝志  
尽贫农夙愿  
震彻沙场

# 老时光（外一首）

方华

煤油灯下那些泛黄的日子  
今天成为一种收藏  
不完全是苦难和昏暗 更多  
是一团温馨的光亮 它微弱的火苗  
一直没有熄灭 照耀  
我们今天的路径

易碎的旧时光  
小心翼翼地被我们供奉在案头  
我们欣赏 与旧日的温情对话  
把自己打动在不完整的情节里  
暗自神伤

炫目的大屏幕前  
那位手持灯盏的旗袍女子 曾经  
在谁的故事中出没 又与谁  
在西窗下共剪灯花

玻璃一般的爱  
一次次地失手落地  
那些锋利的碎片  
多少年后还将我们的手指割破

为你唱首歌  
也曾心绪沉沉  
是因为太多的渴望与情节  
如今容颜已更改  
不改的是深入在骨髓里的情

不要说我的嗓音已嘶哑  
你可知我为你唱了多少年  
这一首老掉牙的倾诉  
是否还在你的聆听里

曾经的故事都是一张黑白的照片  
曾经的记忆还是那么鲜艳  
我相信你还会在遥远的街头出现  
我还会在高高的院墙上探出头来 偷看  
你音符般跳跃的童年

为你唱首歌  
是我一生不变的情怀